

寻找伟人的足迹

——鲁迅在北京

刘丽华 郑 智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京)登95第212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真实纪录了鲁迅在北京居住、生活、工作、交往过的90多处主要场所的历史沿革及现状；生动叙述了鲁迅饮食起居，迎来送往，学习工作的真情实景。从中不但可以领略到鲁迅作为民族之魂的伟人形象，感受到鲁迅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的丰富激情，而且还可以了解到鲁迅足迹所至之处的盛衰沉浮与历史变迁。对鲁迅活动的翔实追踪，又使本书具有挽救资料的积极意义。读者可以沿着鲁迅足迹，寻找人生真谛。本书既可作为学习研究鲁迅的参考，又可作为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教材，还可供广大爱好鲁迅作品的朋友阅读。

寻找伟人的足迹

——鲁迅在北京

刘丽华 郑 智 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徐水宏远印刷厂印刷

*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83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639-0511-1/G·260

定价：9.00元

序

李允经

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就接触到了这类名词：绍兴县馆、八道湾、女师大、宗帽胡同、第一舞台、山本医院、青云阁、荣宝斋、广和居等等。这些寓所、学校、剧院、医院、字画店和饭馆，自然都和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期的生活、工作乃至创作密切相关。但那时因为未曾亲访，所以，它们对我来说是既抽象而又陌生，似乎只存在于飘飘忽忽的想象之中。

我自然也不满足于这种“飘飘忽忽”，也曾经有过“追寻”的想头，但终于没有实行。

新时期以来，我有幸造访过绍兴县馆、八道湾、砖塔胡同和西三条等鲁迅在京的故居。但倘要问我：“第一舞台”在何处？“山本医院”在什么方位？“青云阁”是现今的哪个处所？……我依然是茫无所知。尽管在北京已经整整地度过了40个春秋，但对老北京的情形，并不熟悉。或许，某些鲁迅当年足迹所至之处，我也曾经路过，但因缺乏必要的知识，即使面对那特定的处所，也不能唤起历史的联想。

我自然也不满足于这种知识的“缺乏”，也曾经希望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但关于鲁迅在北京的，竟一直没有看到。

是的，大凡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其“足迹”总是值得追寻的。因为伟大的业绩、精神和人格魅力，往往是愈到后来愈见伟大，愈到后来愈加光辉；而这种追寻，也总是在重温伟人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道路的同时，去体察他的活动方式，了解他的事业建树。学习其思想品德，景仰其伟大的人格。近

20年来，鲁迅出生的绍兴，求学的南京，留学的东京和仙台，工作过的杭州、厦门、广州和上海，以及前往讲学和讲演过的西安和香港，我是一处不漏地都游览过了；所到之处，也往往要在友人的陪同和导引下，来一番伟人足迹的追寻。尽管大多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但到底是具体真实，亲切生动，并且产生出一种不可代替的历史感，使我对有关鲁迅的知识更加具象化。的确，当我在绍兴参观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之后，再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便觉得有诸多感受与先前不同。当我站在仙台医专的那间鲁迅当年观看幻灯影片，并由此引致他弃医从文的阶梯教室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会联想起先生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是啊！传大的历史人物总是和历史的时代、环境与氛围同在；这也正是热爱鲁迅的日本人民竭力保护鲁迅遗迹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知道，到五星级宾馆和KTV包房去，是很难唤起对鲁迅的追念的。

北京，是除绍兴之外，鲁迅生活和战斗最久的地方。前后近15年，恰是他32到46岁的壮年时代。这15年，是我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迈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时期，也是鲁迅思想由进化论向阶级论、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升华并在艺术创作方面达于光辉顶峰的时期。他的前期译作，除少数篇什外，都是在北京完成的，而他的许多作品又都有着鲜明的北京印记和北国风情。因此，追寻鲁迅先生在北京的足迹，追寻他作品中有关老北京的地域和风情特色，无疑是更加真切地感受他的时代和他的艺术的一条捷径。当然，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和城市建设力度的加大，这种追寻已变得愈来愈困难，因为许多“旧貌”已代之以“新颜”，而致使方位莫辨，故地难寻了。

刘丽华、郑智二位同志都是年轻的鲁迅研究者。她们依据《鲁迅全集》提供的线索，结合自身的日常工作，深入到北京的街道、胡同中，遍访高龄长者，寻觅伟人涉足之故地；又搜集大量相关的文字资料，再逐一研究鲁迅与这些故地的关系，集两年之辛勤，完成了这一艰苦的调查、研究和写作的任务，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受二位之托，我有幸率先诵读书稿，深感其内容有较为厚重的文化韵味，对于“故地”的追寻亦颇具某种专业导游的意义，而且文字朴素，明朗畅达，是一本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

今年10月，是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愿这本小书能成为二位作者献给先生的一个不算菲薄的纪念。

1996年春节 于安贞里消闲斋

目 录

寒舍陋室 天下文章

——鲁迅故居	(1)
绍兴县馆	(1)
八道湾 11 号	(8)
砖塔胡同 61 号	(17)
西三条 21 号	(21)

事必躬亲 功在后人

——鲁迅工作过的地方	(27)
教育部	(27)
京师图书馆——广化寺·国子监南学	(31)
通俗图书馆	(35)
国子监	(37)
孔庙	(40)
故宫——午门·三大殿·古物陈列所	(43)
天坛	(51)
先农坛	(54)

筹措采买 意浓情深

——鲁迅与购物场所.....	(56)
前门地区	(56)
大栅栏街	(61)
廊房头条	(64)
观音寺街	(66)
劝业场	(69)
瑞蚨祥绸布店	(71)
内联升鞋店	(73)
稻香村南味食品店	(74)
东安市场	(76)
琉璃厂	(79)
厂甸庙会	(87)
信远斋	(90)
小市	(91)

邀朋会友 传谊寄情

——鲁迅与饭店、饭馆	(94)
广和居	(94)
致美斋	(98)
便宜坊.....	(100)
会贤堂.....	(103)
同和居.....	(105)
厚德福.....	(106)
东兴楼.....	(108)
来今雨轩.....	(110)
森隆.....	(113)

美景揽胜 古迹留踪

——鲁迅与风景名胜	(115)
农事试验场	(115)
陶然亭	(120)
中央公园	(122)
北海公园	(126)
什刹海	(128)
钓鱼台	(130)
贤良寺	(132)
法源寺	(134)
崇效寺	(136)
雍和宫	(139)
碧云寺	(141)
卧佛寺	(144)
护国寺	(145)
白塔寺	(147)
历代帝王庙	(149)

春风化雨 百年树人

——鲁迅与学校	(152)
北京大学	(152)
北京师范大学	(157)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159)
女师大临时校舍	(165)
中国大学	(167)
燕京大学	(170)

辅仁大学·····	(173)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175)
·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176)
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178)
孔德学校·····	(180)
大中公学·····	(182)

集贤萃士 拓辟战阵

——鲁迅与社团、报馆·····	(184)
新青年杂志社·····	(184)
新潮社和语丝社·····	(187)
莽原社·····	(191)
未名社·····	(193)
晨报馆·····	(199)

适意为悦 荷载小息

——鲁迅与影剧院·····	(201)
第一舞台·····	(201)
开明影院·····	(203)
真光电影剧场·····	(205)
协和医科大学礼堂·····	(208)

行合趋同 千里相从

——鲁迅与会馆·····	(211)
海昌会馆·····	(211)
吴兴会馆·····	(213)

南通会馆·····	(215)
全浙会馆·····	(216)
安庆会馆·····	(218)
大荔会馆·····	(219)
江西会馆·····	(220)
南昌会馆·····	(222)

积劳成疾 病榻奋笔

—— 鲁迅与医院 ·····	(224)
池田医院·····	(224)
山本医院·····	(226)
同仁会北京医院·····	(229)
德国医院·····	(231)
鲁迅看病的其他医院·····	(233)

久居京城 履痕处处

—— 鲁迅到过的其他地方 ·····	(235)
铁狮子胡同总统府·····	(235)
西裱褙胡同齐寿山家·····	(238)
船板胡同新华旅馆·····	(241)
东郊民巷·····	(243)
前门火车站·····	(246)

后 记 ·····	(250)
附 录 ·····	(252)

鲁迅去过的北京饭店（馆）、酒楼、	
医院诊所一览表·····	(252)
主要参考书目·····	(254)
鲁迅到过的主要地方示意图·····	(256)

寒舍陋室 天下文章

——鲁迅故居

绍兴县馆

1912年4月的中国，光明被逐渐笼罩在阴云暗雾中。4月1日，只当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辞去职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政府议决迁都北京。正当而立之年的鲁迅，怀着对文化古都的仰慕和对革命前景充满忧虑的复杂心情，于5月5日随教育部同事一同到达北京。这一天《鲁迅日记》记载：“约七时抵北京”，当夜暂住骡马市大街的长发客栈，第二天，即6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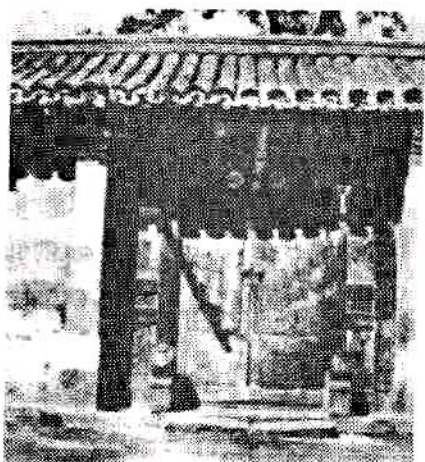
山会邑馆即绍兴县馆的原称。原先，浙

江绍兴建制为府，辖有山阴、会稽两县。清道光年间（1826年）以章学诚为首的两县在京官员，为方便同乡进京应试或官员到京候补，出资建起这座会馆。清末，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这座会馆也就随之改称为绍兴县馆了。

绍兴县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魏龙常题写的木匾，上书“绍兴县馆”4字。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这地方有点不大好，因为是个南北胡同，北头的就叫北半截胡同，它的出口即是那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戊戌政变时杀‘六君子’，庚子义和团起事时杀那‘三忠’和许多难民，都在那地方。”虽然民国以来这里不再是刑场，但到此仍使人心有余悸。

绍兴县馆虽门面不大，但其中规模不小，大小房屋有84间。会馆前厅称仰莪堂，供奉着绍兴人引以为自豪的先贤牌位；后厅称晞贤阁，供奉着文昌魁星；另外馆内还有嘉荫堂、修禊堂、藤花馆、补树书屋等厅轩。这些名称大都与绍兴掌故或院中景色有关。

鲁迅初进绍兴县馆时居住在藤花馆西房。藤花馆是因院内有座藤萝架而得名。半年后鲁迅“移入院中南向小舍”。^①后来因院中邻居经常半夜喧哗，吵得人不能安眠，遂于1916年5月6日“以避喧移入



北京绍兴县馆旧址

补树书屋位”。②

“这补树书屋便在会馆南边的两个院子的里进。一进大门的过厅，右手的门里就是第一进的一个大院子，北京房屋在城外的与城内构造大不相同，城里都是‘四合房’，便是小型的宫殿式，城外却是南方式的，一个院子普通只是上下两排”，“从南边过道进去，是为第二进的院子”。③补树书屋便是在这二进院的西头。传说院内最初长着一株大楝树，因被大风刮倒，又补种了槐树，故名“补树书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相传是往昔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

补树书屋的房子是旧式的，窗户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4间西房中，靠南边一间是鲁迅的卧室。1917年周作人到京工作后，鲁迅将卧室让给周作人住，自己住进靠北的一间光线很差的房间。

鲁迅自1912年5月6日住进绍兴县馆，一直居住到1919年11月21日与周作人一家一同迁入八道湾新居，在这里居住了7年半的时间。这是鲁迅自从离开绍兴老家到逝世为止，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地方。

鲁迅在绍兴县馆的生活十分简朴。会馆中不供应伙食。先生白天到教育部上班，中午就在教育部附近的饭铺吃包饭，晚饭有时托会馆长班的儿子代办，有时就与几个朋友到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去吃。先生经常穿一身蓝布或灰布的长衫，冬天罩一件黑褂。房屋中没有什么摆设，只是桌上、书架上堆放着书籍、拓片和画册。

1912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原任第二科科长），并任荐任佥事。负责领导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学、音乐、戏剧以及调查和收集古文物等

项工作。这些工作在当时都属于开创性的事业，任务十分繁重。但是，袁世凯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根本无心干什么文化事业，他们挖空心思镇压革命，复辟帝制。鲁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艺术事业，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他先后参予领导了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分馆及通俗图书馆的建设，还参予领导了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先后担任过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和审核干事。因此，鲁迅是我国现代社会文化艺术事业的奠基人。

1915年至1916年冬春季，袁世凯加紧帝制复辟，并派兵镇压各地的反袁斗争。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当了82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就在人民的反抗怒潮中忧惧而死。

接踵而来的是1917年7月的张勋复辟。鲁迅激愤至极，于张勋复辟的第三天，冒雨到教育部辞职以示抗议。鲁迅后来回忆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④鲁迅深感黑暗中国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于是陷入了苦闷和寂寞之中。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到当时自己的心境：“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⑤鲁迅的痛苦是时代的苦痛，民族的哀伤。

每天，从教育部办公回到会馆，先生便潜心辑校古籍，把原先对辛亥革命的热情转移到学术研究中去。整理古籍是一件浩繁细致的工作。先生严谨、认真，对照各种版本，不厌其烦，拂粗取菁，去伪存真。《谢承后汉书》就用了11种古籍类书校勘，先后抄写四次不同辑本。

最能反映鲁迅治学严谨、细致精微的学术作风的，要算

辑录《嵇康集》这部著作了。鲁迅对嵇康这位三国魏末的著名文学家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嵇康集》一校再校，投入大量精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的挚友许寿裳回忆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⑥

在抄校、辑录古籍的同时，先生对佛学也进行了深入的钻研。1914年鲁迅大量购买佛经和佛学书，几近全年购书的一半，有些佛书先生还精心地抄录下来。

1915年以后，鲁迅又开始潜心金石学的研究。为了搜集各种拓片，先生不遗余力，频繁地出入琉璃厂与小市，购进大量的碑帖拓片和古代器物。鲁迅一生收集的6000种拓片，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购进的。

拓片搜集到手，鲁迅便在会馆默默地抄录、校勘古碑，整理和编制金石目录。这是一项极为细致、费时费力的工作。这一时期鲁迅日记中经常出现“录碑”、“夜校碑”的记载。1917年1月22日《鲁迅日记》记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除夕之夜，家家都在忙着吃年夜饭，合家团聚，而先生却独自一人，坐在会馆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录碑。先生是寂寞的，可一旦沉入浩瀚的中国文化长河中，便感到有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需要发掘和整理，有许多迫切的工作等待他去做。

这一时期鲁迅先生亲手抄录的各朝代古碑约有1721页，^⑦保存至今的《金石萃编校文》中共校碑90余种，每种均有鲁迅的校文或按语。他校出并补正了《金石萃编》的200多处缺漏和错误，“立意要来精密地写成一本可信的定本。”^⑧在大量研究、考证的基础上，先生还准备撰写一部《中国字体

变迁史》，由于以后形势的变化，工作的紧张，先生的愿望未能实现。鲁迅一生校勘辑录古籍 35 种，在绍兴会馆时期即有 19 种。

辑录校勘古籍、抄写考证古碑、研究佛经和石刻画像的生活，寄托了鲁迅失望苦闷的精神世界，又为他以后的文学战斗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 年以后，先生在北大以及其他几所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的课程，并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重要学术著作，正是先生在会馆中潜心整理、研究古籍的成果。

这一时期，鲁迅寂寞、痛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因为个人婚姻上的不幸。1906 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遵从母亲的意愿，回家与朱安成婚。朱安是一个小脚女人，比鲁迅大 3 岁，性格温顺善良，但少言寡语，且目不识丁。鲁迅和她既无共同语言，更无爱情可言。成婚当天，鲁迅在黑夜里辗转反侧，泪水湿透了印花枕巾，第二天清晨不醒时，脸上印上大片青色，显然是枕巾染上去的。晚上，他就一个人睡到书房去，婚后不久就返回了日本。

1912 年，随教育部一同来京的几位同事，原先都同住会馆，以后陆续接来家眷另住，只有鲁迅一人仍旧住在会馆里，身边没有第二个亲人。漫长的夜晚，先生独坐灯下，辑校古籍、抄录古碑，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生活。

1917 年 4 月，经鲁迅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京大学教书。周作人的到来，使鲁迅十分高兴，从此兄弟二人不仅生活上能互相照料，而且可以携手共同进行学术研究了。

那时，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因为没有现成的